

【闫红说】

## 这世间最悲壮的“英雄主义”

□闫红

最近有个发现,那些年轻时刚烈火爆的女性长辈,清一色地变成了好脾气。

有次亲戚聚餐,二婶夸我气色好,又叹我堂妹不行。我妈谦虚地说我的身体并不好,工作太忙太累了。两个人居然为了谁的闺女身体更糟糕,一本正经地辩论起来,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八度,以至于在另外一桌的我堂妹警惕地朝这边喊话:“妈,你在说啥呢?”

我看到我那曾经威风八面的二婶,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,甚至还很可爱地偷偷吐了一下舌头,小声跟我妈说:“她不许我说这个,一说这些她就生气,好心都成了驴肝肺!”

我非常震惊,我二婶年轻时是某企业负责人,威风八面,说一不二,在家里气场同样强大。有次我去他们家找堂妹玩,正聊着,二婶丢过来一个干净床单,让堂妹把脏的那个换下来。堂妹聊得太嗨了,顺手就把干净床单丢到洗衣机里了。二婶勃然大怒,扯着她耳朵问她这耳朵有啥用?上纲上线足足骂了半个小时,让我这做客的脸上都挂不住。

我把这对比说给堂妹听,堂妹也笑了,说当年她听见老妈咳嗽都能感觉到杀气,没曾想这几年,老妈的脾气倒改了不少。

这两年二婶不仅“杀气”消散,还学会了用微信。一开始老给堂妹发陌生男孩的照片和简历,还时不时转发一些靠不住的“保健”文章,比如《水里放它经常喝,横扫体内十年毒,年轻二十岁》《晚餐决定你的体重和寿命,看完你就懂了》《每天一碗,手指月牙回来了》……

有时一天能发五六条,堂妹不堪其扰,跟二婶说,我每天要在微信上处理很多工作,你老发这些很干扰我。二婶就不怎么发消息了,那些“保健知识”她都发在朋友圈里,再@堂妹一下,以示提醒,又不那么扰民,让堂妹更加哭笑不得。

听堂妹这么一说,我想起我妈也经常这样干。再进一步想到,我们只看到七大姑八大姨以那些荒诞不经的所谓“保健知识”刷屏,却不知道,每一条朋友圈背后,可能都悄悄地@了他们的子女。他们不像我们那样了解有许多都是骗粉的谣言,宁可信其有地转发,不过是希望孩子们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。

这样的爱,既笨拙,又可笑,但这种用心良苦,却也能让人爱出眼泪来。

再来说我妈,年轻时也是个暴脾气,一言不合就上手。让我妈动怒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:考试没考好,作业没写完,把才穿到身上的衣服弄脏了,放学跟小伙伴们疯玩想起回家时已经太晚……我的青春期,更是容易让我妈不顺眼。有天早晨我从绳子上扯下最喜欢的那双袜子穿脚上,立即被我妈目光如炬地发现:那袜子根本就还没晾干。

女孩子这么臭美,不是很正常吗?但我妈觉得不正常。

毕业后我考到了离家五百里的省城某单位。被录取的消息传来时,全家都很高兴,唯有我妈在旁边冷眼以对,说:“现在这么欢天喜地的,说不定哪天一分钟都不想待呢。”

这话说得实在不合时宜,一向忍气吞声的我都生气了。过了很久之后,我才明白,我妈就是不希望我离开。

后来是我爸告诉我,我妈有次发烧,头疼得抬不起来,只能在床上躺着。我爸递药端水时,我妈忽然说,闺女一个人在外面,她要是像这样生病了,谁又来给她递药端水呢?

听着我爸的转述,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从不知道,我粗线条的老妈,还有如此细致温情的一刻。然后又想起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我妈似乎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气势。

每次我回家,她都在厨房里忙来忙去,做各种吃的尚且不及,根本没有余暇再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。嘴里说的也都是要注意身体,不要只顾着工作,健康才是第一位。

倒是我,长期在外面,工作烦乱,少不了积攒下一些负能量,气场跟着年龄同时增强,不想看谁脸色时,就真的不看。回来面对爹妈,虽然心里一再提醒自己要做个孝顺女儿,但有时还是难免失控,扯着嗓子就嚷嚷起来。搁过去我妈早就暴跳如雷了,但现在,她只是默然不语,手里该干吗干吗。

不知怎的,对于我妈这一变化,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

有一次我去汽车站接朋友。下了点小雨,我撑着伞在出站口等着。就见旁边一个老太太,站在一地的大包小包旁边。细雨濡湿了她灰白的头发,她的肩膀瑟缩着,眼神怯怯地朝我看过来。

她终于操着浓厚的乡音向我开口。我听懂她是要跟我借手机,给她闺女打个电话。我帮她拨通,递给她。听她告诉那边,她到城里来了,现在在汽车站门口。

挂了电话,她再三向我道谢,说她闺女马上就来接她了。我一半关心一半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女儿。她说早晨她起床喂鸡,忽然想给闺女炖个汤,就抓了两只杀好了带城里来。她不知道汽车几点能到,怕让闺女白等。原打算到了以后,再去打公用电话。没想到现在小店也不装电话了。她想跟人借,又张不开口。

她絮絮叨叨地说着,有点余悸未消,同时也很庆幸,说碰上了我这样一个大好人。

我听得突然很想掉眼泪,这个老太太,平时怕是不怎么出门吧?对于她来说,外面的世界因陌生而可怕。但她想女儿了,硬着头皮就出了门。搭着小蹦蹦来到镇上,再从镇上转车到县城,再到省城。一路上,许多环节都让她感到无措。她一路闯关打怪大冒险,终于,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她的惶恐与茫然,是多少父母的缩影。他们深爱自己的孩子,想为他们做更多,但是,在这个时代里,他们已经被甩到了边缘。

他们大多没有多少钱,从牙缝里攒下的那一点,没准儿还早就贴补了我们的购房首付。他们看我们日夜打拼,精疲力竭,他们想为我们做些什么。但在这个他们也搞不定的时代,又怕无端地给我们添乱。这个老太太的不告而来,内心怕是也有一份担心被拒绝的忐忑吧。

我们的父母,曾经强悍自信,但有时也失之于简单粗暴地爱着我们。当他们不再强大,那爱还是那样固执。任我们各种不领情,也没有丝毫消减。这真是世间最为悲壮的“英雄主义”。

□张培胜

【人生日历】

在我的记忆里,听爷爷说得最多的就是:“现在几点?”

爷爷打小视力不好,到了中年,视力更是降到接近零。蚕豆大的字,也要靠在眼前才看得清。可知道奶奶在地里干活辛苦,他总是在灶台上摸索着做饭。尽管爷爷做饭小心又小心,却难免有“失手”的时候,不是熟过头,就是还没熟。后来,奶奶买了一个时钟,可以定时的那种。做饭或炒菜时,需要时间短的话就自己拿捏;如果所需时间长,爷爷就用时钟定时,定上几分钟或十分钟,饭菜就熟了。

奶奶在家里的时候,爷爷就不用时钟了,直接问奶奶:现在几点?奶奶每次都认真地看看桌上的钟,然后轻声告诉爷爷。爷爷总是笑着说:“时间过得真快。”然后,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奶奶习惯了爷爷的问话,感觉爷爷的生命与时间赛跑一般,几点该做什么,几点不该做什么。

## 现在几点?

奶奶喜欢跟爷爷坐在一起,有一句没一句聊着天。时间就悄然过去,额上的皱纹也悄然长出来了。

后来,奶奶永远离开了爷爷。可是,爷爷问时间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。再后来,爷爷的身体大不如以前,就连记忆也丢失不少。他更加依恋奶奶买来的时钟,喜欢听那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,总是一个节奏地行走,走得那么不慌不忙。

有一天,时钟坏了,我拿到集市去修,却忘记告诉爷爷了。爷爷在房间走来走去,这里摸摸,那里捏捏,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老伴,现在几点?”我回到家时,又听到爷爷在问:“现在几点?”“现在是下午六点。”我赶紧回复他。爷爷喃喃地说:“这个时候,你奶奶该回来了。”我知道爷爷又想奶奶了,“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,回不来了。”爷爷听了我的话,怔怔地站在那里。我拉住爷爷的手,爷爷又说:“我要时钟,你奶奶买的钟。我不知道现在几点?”一行清泪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。

第二天,我把时钟放在爷爷枕边。爷爷拿起它贴在耳边,静静地听着“滴答”声响,时不时说上一句:“老伴,现在几点?”时光拿走爷爷的记忆,他再也没有能力感知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琐屑了。可是,他仍记得奶奶,常说的还是那句“现在几点?”

“老伴,现在几点?”当爷爷的时间永远停在奶奶身上,他一心向往的,永远是那一段美好时光。我想,爷爷重复问的不是时间,而是他想找回和奶奶相守相牵的时光。平淡岁月里,两个蹒跚的身影,聊着天说着话,一起做家务一起吃饭,共同感知日子的情深意长。